



聚龙潭

从国宴打包说起

□王阅洲

前不久,奥运冠军全红婵受邀参加人民大会堂招待宴会,结束时让服务员拿来打包袋把剩菜打包,这本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,可就是因为宴会的规格场合过于高端,在全国人民一片赞扬声中,也有极个别不和谐的音符,本人也想蹭个热度,一吐为快。

全红婵小小年纪蝉联奥运冠军不是偶然的,除了天赋和机遇外,更多的是刻苦的训练和超乎常人的意志,而这意志更是“好好跳水,挣钱为母亲治病”这一最朴素的愿望支撑着的,这孩子来自贫困的农村、贫困的家庭,率真善良、勤俭节约是她的底色。蝉联冠军应该喜形于色,可在记者采访她时,她却说两次冠军都被我拿了,心里很不是滋味。由此,我们就不难理解她在国宴打包剩菜的举动了,她是奥运冠军不假,但她更是从贫困家庭走出来的女孩,她经历过贫穷,更懂得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,每时每刻,都想到曾经的艰难,不敢浪费也不愿浪费,她活得就是这么真实,就是这么可爱,不故作,不虚荣,做发乎于心的自己,我们应该为她点赞。

众所周知,我国是一个拥有十四亿多人口的大国,解决国人的吃饭问题是头等大事,按每人每天消耗一斤粮食,就是十四亿斤,那一个月、一年呢?如果我们不注意节约,不知不觉中每人每天浪费一点粮食,一年就是多少啊,是否可以建若干所希望小学?所以,自古以来,勤俭节约是一种美德,一代一代流传至今。但随着国力的强大,生活的富裕,一些人已经把勤俭节约忘之脑后,甚至有人不以为然“谁知盘中餐,粒粒皆辛苦”。

在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今天,党和国家领导人告诫国人要保住耕地、保住饭碗,提倡光盘行动,这又是何等居安思危。一粥一饭,当思来之不易;半丝半缕,恒念物力维艰。我是一个餐后打包剩菜的积极行动者,也曾写过关于打包剩菜的文章,我不仅认为打包不丢人,还认为打包不应该是小人物、小餐桌的事。

我希望全红婵这位“打包天使”,是一道光,照亮我们走好生活的路。

盐读新语

时代需要这种精神

□许如亮

这两天看到网上一则新闻,说的是奥运冠军全红婵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宴时,结束后把吃剩下的菜打包带走。这一举动引起全网的广泛关注与热议。她被人们称为“国宴打包第一人”。

这件事一下子让我想起过去的一些陈年旧事。20多年前,我们单位有一股风,就是争着去买彩票。

买彩票碰运气,有人也许一辈子也碰不到这个运气。全红婵获得奥运冠军,鲜花与掌声,奖金与荣誉,大红大紫,天花板级别,这可是真金白银中的真金白银。

如今已和20年前的时代不可同日而语,这是一个面向现代化的新时代。全红婵小小年纪就站上国际跳水的最高舞台,为祖国争得了荣光。她靠的是什么?她不是靠碰运气得来的,靠的是披星戴月刻苦训练出来的真功夫,靠的是跳台背后无数次常人难以想象的锤打与磨炼,才赢得了无数鲜花与掌声。

鲜花与掌声是无价的,全红婵完全有理由在鲜花与掌声中尽情享受荣誉带来荣光。可是她没有,她单纯得像池塘中的一泓清水,她质朴得像田间劳作的一介平民,她像百花园中一朵待放的花蕾,她和大街上来往穿梭的人们一样,买孩子喜欢的玩具,吃街头滋滋作响的烧烤,即使走进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宴,她也忘不了要打包带走吃剩下的饭菜。

也许有人会说,全红婵是奥运冠军,吃饭打包多丢面子啊。确实,我们在日常生活中,因为要面子,在请客应酬时,大方得很,不仅上菜多,往往一碗菜还没动筷子,就全倒了,造成了多么巨大的浪费。

爱面子就是爱虚荣,现在有些年轻人就更爱虚荣了。你看,现在的孩子躺在幸福的摇篮里就开始比富裕,比权势,比吃住,比穿戴。曾在《读者》上读过一篇文章,几位留学德国的学生,晚上到一家餐馆吃饭,几个人点了十几道菜,一边吃还一边讥笑旁边的两位老太太点的菜太少,一人只点了一道小菜。结果几位留学生吃了一半就吃不下去了,这时两位老太太过来了,批评他们吃不了为啥还点这么多。其中一人说,又不是你花钱,关你什么事?一位老太太认真地说:“钱虽是你们的,但资源却是公共的,你们应该被批评谴责。”几个留学生本来是要面子,结果弄得很没面子,他们表示以此为鉴,立即改正。

吃饭打包这件小事,体现了全红婵良好的家庭教养。勤劳、坚韧、俭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,是当前需要大力弘扬的时代精神。我们这一代人生活在充满希望的新时代,是人生之幸,更是时代之运,这个时代需要这种精神,需要大力弘扬,让这种精神根植于这片肥沃的土地,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绽放鲜艳绚丽的时代花朵。

茶余饭后

蚕事

□孙华

凌晨,二宝被一场梦惊醒了,抹了一把额头的冷汗,抓起衣服就往身上套,几步奔到蚕室前,刚掀开帘子,就见到几只蚕蛾翻飞着,跟梦里的情景一模一样。他顿觉两腿发软,嘴角不停地抽动着。

今年中秋蚕,二宝养了整整六张纸,毛毛虫般的蚕种到家中,夫妻俩一点不敢懈怠,喂食、消毒,小心地伺候着。蚕儿终于“上山”了,二宝稍微松了一口气,下一步就等着摘蚕茧了。

孰料就在当天夜里,阿凤忽然急性阑尾炎发作,二宝赶紧将她送到医院,立即做了手术。阿凤还没完全康复,夫妻俩就急忙出院回了家,没喝一口水,先打开蚕室的门,果然,方格簇上的蚕茧,应该就快要化蛾了。二宝慌了:阿凤手术后还未痊愈,这么多蚕茧,什么时候能摘得完?假如蚕蛹都化成了蚕蛾,那还卖给谁?二宝饭也没顾上吃,一个人摘蚕茧,直到深夜,刚躺上床,就做了那个梦。

“要不,去请人都帮忙?”身后,阿凤手扶门框站着,脸色蜡黄。请人?到哪里请?二宝所在的镇,人称“中国的茧都”,这里几乎家家栽桑养蚕,这时候哪一家不是一个人当几个人用?有钱也请不到人啊。

二宝解开衣襟,打开门,缓缓地走了出来,阿凤的话一直伴随着他的脚步。二宝明白阿凤话里的意思,她这是让自己去请崔叔和崔婶呢。

崔叔是小学老师,退休后回到了在村里生活的崔婶身边,全村就他家没栽桑养蚕,老两口只种着一亩多的蔬菜地。前些年,二宝养蚕忙不过来,都是请崔叔和崔婶来搭把手,人家没要一分钱,如今恐怕给再多的钱,也请不到他们了。

唉,都怪自己啊!

崔叔家的蔬菜地和二宝家的桑树田紧挨着,中间只隔着一条三尺宽的田埂,两家人去地里就靠这条路。去年养春蚕的时候,二宝到田里采桑叶,看到田边的桑树枝条被折断了好几根,他立即猜到是谁干的,火暴脾气瞬间爆发了,当即扔掉手中用来装桑叶的蛇皮袋,袖子一捋,昂着头,直奔崔婶家。

到了崔婶家门前,三句话没说完,一拳挥向崔婶……派出所的民警调解时,二宝不同意赔偿医药费,公安机关依法对他行政拘留。从拘留所回来后,二宝远远地瞧见崔叔崔婶,都是赶紧绕开。去拘留所前,阿凤告诉二宝,自家田里的桑树枝条,是那跟着自己去田边玩的儿子掰断的。二宝有愧啊!

一抬头,一幢青砖碧瓦二层小楼,映入二宝的眼帘。这不是崔叔家吗?自己怎么会走到这里呢?此刻崔叔家屋门紧闭,老两口一定还在酣睡中。

二宝想转身离去,脑海中又浮现出梦中的情景,他抬起的右脚又重重地放下了。顾不得了,二宝蹑手蹑脚地走到崔叔家门前,伸手就去叩门,就在快要触碰到门环的刹那,他的手又陡地停住了。万一崔叔崔婶不答应呢?他想。毕竟自己对老两口的伤害太深了,当初他们对自家那样好,现在有了难事,又来找人家,换了自己,肯定也不会同意啊。

算了,大清早的,还是别自找没趣了。

二宝一步一挪地到了村口老槐树下,一屁股坐到石凳上,一截截没抽完的烟头,不停地扔到地上,烟雾伴着浓浓的秋雾,宛若一团乱蓬蓬的蚕丝,密密麻麻地罩住了他。

叹了一口气,快快地往回走,拐过墙角,远远地望去,自家的蚕室灯火通明。二宝心中一惊,加快了脚步,一把推开蚕室的门,一下子愣住了,只见崔叔崔婶正在摘着蚕茧,一旁,阿凤坐在凳子上,在陪着他们说话。

“二宝,你这么早到哪里去了?我和你叔昨晚就商量好了,今天来帮你家摘蚕茧,你不在家,我们就把阿凤叫起来了。”崔婶对门外站着的二宝说道。

“婶,以前都是我不好……”二宝嗫嚅道。

“二宝啊,人的胸怀要宽广。”手中正忙着崔叔接过了话茬,到底是教师出身,说的话也文绉绉的:“人与人之间相处,不能老是看到别人的短处,这样眼前总是黑的,只有时刻念着他人的好,人生的路,才能越走越敞亮。”

二宝侧着头听完,点了点头,又点了点头。

